

吴义勤 主编

再别康桥

——徐志摩经典必读



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藏初版本经典

徐志摩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主 编 吴义勤

编选者 胡建玲 张元珂

再别康桥

——徐志摩经典必读



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藏初版经典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经典必读:再别康桥/吴义勤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10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必读)

ISBN 978-7-5039-5470-2

I. ①徐…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7578号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必读·徐志摩经典必读
再别康桥

- | | |
|------|--|
| 主 编 | 吴义勤 |
| 丛书策划 | 斯 日 |
| 责任编辑 | 斯 日 |
| 装帧设计 | 李 鹏 |
| 出版发行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
| 网 址 | www.whyscbs.com |
| 电子邮箱 | whysbooks@263.net |
| 电 话 |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
| 传 真 |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2年10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3.25 |
| 字 数 | 340千字 |
| 印 数 | 1—5000册 |
| 书 号 | ISBN 978-7-5039-5470-2 |
| 定 价 | 29.8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吴义勤

总 序

随着全球电子化时代的到来，文学阅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经典的被冷落和遗忘，既是商业化时代带来的阵痛，又是当代人精神危机和人文情怀流失的标志。如何让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热爱阅读、亲近经典是中国当代社会人文建设的重要课题。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建馆20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已经珍藏了百年中国文学的一大批珍贵资料，计有手稿、书信、字画、照片、书刊等70余万件文物，并设有“唐弢文库”等作家书库86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之家、经典之家、人文精神之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文物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宝贵精神财富，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活化石，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也是人文教育和精神传承的宝贵教材。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文物的社会效应和精神效应，为了让大众更好地了解经典、

认识经典、阅读经典，为了让经典更好地走向公众、服务社会、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也为了更好地为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贡献，中国现代文学馆拟出版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必读”丛书，期望通过这套丛书展现文学大师、文学经典的风采，在文学大师、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的心灵之间搭建一座精神的桥梁，重建文学理想，重唤文学激情，为当今社会的精神重建与心灵重建奉献最美的精神营养。

是为序。

2012年夏于北京

目 录

小说

- 3 肉艳的巴黎
- 10 春痕
- 22 老李
- 30 “浓的化不开”（星加坡）
- 35 “浓的化不开”之二（香港）
- 39 “死城”（北京的一晚）
- 48 两姊妹
- 54 一个清清的早上
- 57 轮盘
- 64 童话一则
- 68 船上
- 72 家德

散文

- 81 巴黎的鳞爪

90	翡冷翠山居闲话
93	我所知道的康桥
103	天目山中笔记
108	印度洋上的秋思
115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118	雨后虹
125	罗曼罗兰
132	泰戈尔
138	曼殊斐儿
154	济慈的夜莺歌
164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183	我的彼得
188	我的祖母之死
202	关于女子
217	自剖
223	再剖
228	想飞
232	落叶
247	“迎上前去”
253	“话”

263	海滩上种花
269	求医
274	婴儿
276	新月的态度
283	吸烟与文化
287	泰山日出
290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296	罗素来说话了
305	泰戈尔来华
311	丹农雪乌的作品
316	丑西湖
320	守旧与“玩”旧
327	我过的端阳节

日记

333	爱眉小札
-----	------

诗歌

369	再别康桥
-----	------

371	沪杭车中
372	雪花的快乐
374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375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377	为要寻一颗明星
378	我有一个恋爱
380	月下雷峰影片
381	半夜深巷琵琶
382	海韵
385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387	云游
388	康桥再会吧
393	我等候你
397	难得
398	她是睡着了
401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403	秋虫
405	两地相思
408	他眼里有你
409	徐志摩生平创作年表

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藏初版本经典

肉艳的巴黎

我在巴黎时常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里，光线暗淡得怕人，白天就靠两块日光胰子大小的玻璃窗给装装幌，反正住的人不嫌就得，他是照例不过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一位先生，下午他也不居家，起码总得上灯的时候他才脱下了外褂露出两条破烂的臂膀埋身在他那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他的工作。

艳丽的垃圾窝——它本身就是一幅妙画！我说给你听听。贴墙有精窄的一条上面盖着黑毛毡的算是他的床，在这上面就准你规规矩矩的躺着，不说起坐一定扎脑袋，就连翻身也不免冒犯斜着下来永远不退让的屋顶先生的身份！承着顶尖全屋子顶宽舒的部分放着他的书桌——我捏着一把汗叫它书桌，其实还用提吗，上边什么法宝都有，画册子、稿本、黑炭、颜色盘子、烂袜子、领结、软领子、热水瓶子压瘪了的、烧干了的酒精灯、电筒、各色的药瓶、彩油瓶、脏手绢、断头的笔杆、没有盖的墨水瓶子。一柄手枪，那是瞒不过我花七法郎在密歇耳大街路旁旧货摊上换来的。照相镜子、小镜子、断齿的梳子、蜜膏、晚上喝不完的咖啡杯、详梦的小书，还有——还有可疑的小纸盒儿，凡士林一类的油膏……一只破木板箱一头漆着名字上面蒙着一块灰色布的是他的梳妆台兼书架，一个洋磁面盆半盆的胰子水似乎都叫一部旧版的卢骚集子给髹了去，一顶便帽套在洋瓷长提壶的耳柄上，从袋底里倒出来的小铜钱错落的散着像是土耳其人的符咒，几只稀小的烂苹果围

着一条破香蕉像是一群大学教授们围着一个教育次长索薪……

壁上看得更斑斓了：这是我顶得意的一张庞那的底稿当废纸买来的，那是我临蒙内的裸体，不十分行，我来撩起灯罩你可以看清楚一点，草色太浓了，那膝部画坏了，这一小幅更名贵，你认是谁，罗丹的！那是我前年最大的运气，也算是错来的，老巴黎就是这点子便宜，挨了半年八个月的饿不要紧，只要有会捞着真东西，这还不值得！那边一张挤在两幅油画缝里的，你见了没有，也是有来历的，那是我前年趁马克倒霉路过法兰克福德时夹手抢来的，是真的孟察尔都难说，就差糊了一点，现在你给三千法郎我都不卖，加倍再加倍都值，你信不信？再看那一长条……在他那手指东点西的卖弄他的家珍的时候，你竟会忘了你站着的地方是不够六尺阔的一间阁楼，倒像跨在你头顶那两片斜着下来的屋顶也顺着他那艺术谈法术似的隐了去，露出一个爽恺的高天，壁上的疙瘩，壁蟪窠，霉块，钉疤，全化成了哥罗画帧中“飘摇欲化烟”的最美丽的林树与轻快的流涧；桌上的破领带及手绢烂香蕉臭袜子等等也全变形成为戴大阔边稻草帽的牧童们，偎着树打盹的，牵着牛在洞里喝水的，手反衬着脑袋放平在青草地上瞪眼看天的，斜眼溜着那边走进来的姑娘们手按着音腔吹横笛的——可不是那边来了一群姑娘们，全是年少青青的，露着胸膛，散着头发，还有光着白腿的在青草地上跳着来了……

噫！小心扎脑袋，这屋子真别扭，你出什么神来了？想着你的Bel Ami对不对？你到巴黎快半个月了，该早有落儿了，这年头收成真容易——诃，太容易了！谁说巴黎不是理想的地狱？你吸烟斗吗？这儿有自来火。对不起，屋子里除了床，就是那张弹簧早经追悼过了的沙发，你坐坐吧，给你一个垫子，这是全屋子顶温柔的一样东西。

不错，那沙发，这阁楼上要没有那张沙发，主人的风格就落了一个极重要的原素。说它肚子里的弹簧完全没了劲，在主人说是太谦，在我说是简真污

蔑了它。因为分明有一部分内簧是不曾死透的，那在正中间，看来倒像是一座分水岭，左右都是往下倾的，我初坐下时不提防它还有弹力，倒叫我骇了一下；靠手的套布可真是全霉了，露着黑黑黄黄不知是什么货色，活像主人衬衫的袖子。我正落了坐，他咬了咬嘴唇翻一翻眼珠微微的笑了。笑什么了你？我笑——你坐上沙发那样儿叫我想起爱菱。爱菱。爱菱是谁？她呀——她是我第一个模特儿。模特儿？你的？你的破房子还有模特儿，你这穷鬼花得起……别急，究竟是中国初来的，听了模特儿就这样的起劲，看你那脖子都上了红印了！本来不算事，当然，可是我说像你这样的破鸡棚……破鸡棚便怎么样，耶稣生在马号里的，安琪儿们都在马矢里跪着礼拜哪！别忙，好朋友，我讲你听。如其巴黎人有一个好处，他就是不势利！中国人顶糟了，这一点；穷人有穷人的势利，阔人有阔人的势利，半不阗珊的有半不阗珊的势利——那才是半开化，才是野蛮！你看像我这样子，头发像刺猬，八九天不刮的破胡子，半年不收拾的脏衣服，鞋带扣不上的皮鞋——要在中国，谁不叫我外国叫化子，哪配进北京饭店一类的势利场；可是在巴黎，我就这样儿随便问哪一个衣服顶漂亮脖子搽得顶香的娘们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你信不信？至于模特儿，那更不成话，哪有在巴黎学美术的，不论多穷，一年里不换十来个眼珠亮亮的来坐样儿？屋子破更算什么？波希民的生活就是这样，按你说模特儿就不该坐坏沙发，你得准备杏黄贡缎绣丹凤朝阳做垫的太师椅请她坐你才安心对不对？再说……

别再说了！算我少见世面，算我是乡下老鸬，得了；可是说起模特儿，我倒有点好奇，你何妨讲些经验给我长长见识？有真好的没有？我们在美术学院里见着的什么维纳丝得米罗，维纳丝梅第妻，还有铁青的，鲁班师的，鲍第千里的，丁稻来笃的，箕奥其安内的裸体实在是太美，太理想，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议；反面说，新派的比如雪尼约克的，玛提斯的，塞尚的，高

耿的，弗朗刺马克的，又是太丑，太损，太不像人，一样的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议。人体美，究竟怎么一回事？我们不幸生长在中国女人衣服一直穿到下巴底下腰身与后部看不出多大分别的世界里，实在是太蒙昧无知，太不开眼。可是再说呢，东方人也许根本就不该叫人开眼的，你看过约翰巴里士那本《沙扬娜拉》没有，他那一段形容一个日本裸体舞女——就是一张脸子粉搽得像棺材里爬起来的颜色，此外耳朵以后下巴以下就比如一节蒸不透的珍珠米！——看了真叫人恶心。你们学美术的才有第一手的经验，我倒是……

你倒是真有点羡慕，对不对？不怪你，人总是人。不瞒你说，我学画画原来的动机也就是这点子对人体秘密的好奇。你说我穷相，不错，我真是穷，饭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儿——我怎么也省不了。这对人体美的欣赏在我已经成了一种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摆脱的嗜好；我宁可少吃俭穿，省下几个法郎来多雇几个模特儿。你简直可以说我是着了迷，成了病，发了疯，爱说什么就什么，我都承认——我就不能一天没有一个精光的女人躺在我的面前供养，安慰，喂饱我的“眼淫”。当初罗丹我猜也一定与我一样的狼狈，据说他那房子里老是有剥光了的女人，也不为坐样儿，单看她们日常生活“实际的”多变化的姿态——他是一个牧羊人，成天看着一群剥了毛皮的驯羊！鲁班师那位穷凶极恶的大手笔，说是常难为他太太做模特儿，结果因为他成天不断的画他太太竟许连穿裤子的空儿都难得有！但如果这话是真的，鲁班师还是太傻，难怪他那画里的女人都是这剥白猪似的单调，少变化；美的分配在人体上是极神秘的一个现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不论男女我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上帝拿着一把颜色往地面上撒，玫瑰、罗兰、石榴、玉簪、剪秋罗，各样都沾到了一种或几种的彩泽，但决没有一种花包涵所有可能的色调的，那如其有，按理论讲，岂不是又得回复了没颜色的本相？人体美也是这样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

头发，有的手，有的脚踝，那不可理解的骨骼、筋肉、肌肤的会合，形成各各不同的线条，色调的变化，皮面的胀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态，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烦细心体会发见去，上帝没有这样便宜你的事情，他决不给你一个具体的绝对美，如果有，我们所有艺术的努力就没有了意义；巧妙就在你明知这山里有金子，可是在哪一点你得自己下工夫去找。啊！说起这艺术家审美的本能，我真要闭着眼感谢上帝——要不是它，岂不是所有人体的美，说窄一点，都变了古长安道上历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层或几层薄薄的衣服给埋没了！回头我给你看我那张破床底下有一本宝贝，我这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绩——千把张的人体临摹，而且十分之九是在这间破鸡棚里勾下的，别看低我这张弹簧早经追掉了的沙发，这上面落坐过至少一二百个当得起美字的女人！别提专门做模特儿的，巴黎哪一个不知道俺家黄脸什么，那不算希奇，我自负的是我独到的发见：一半因为看多了缘故，女人肉的引诱在我差不多完全消灭在美的欣赏里面，结果在我这双“淫眼”看来，一丝不挂的女人就同紫霞宫里翻出来的尸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摇不动我的性欲，反面说当真穿着得极整齐的女人，不论她在人堆里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碍就无形的消灭，正如老练的矿工一瞥就认出矿苗，我这美术本能也是一瞥就认出“美苗”，一百次里错不了一次；每回发见了可能的时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剥光了叫她叫我看的满意不成，上帝保佑这文明的巴黎，我失望的时候真难得有！我记得有一次在戏院子看着了一个贵妇人，实在没法想（我当然试来）我那难受就不用提了，比发疟疾还难受——她那特长分明是在小腹与……

够了够了！我倒叫你说得心痒痒的。人体美！这门学问，这门福气，我们不幸生长在东方谁有机会研究享受过来？可是我既然到了巴黎，不幸气碰着你，我倒真想叨你的光开开我的眼，你得替我想法，要找在你这宏富的经验

中比较最贴近理想的一个看看……

你又错了！什么，你意思花就许巴黎的花香，人体就许巴黎的美吗？太灭自己的威风了！别信那巴理士什么《沙扬娜拉》的胡说；听我说，正如东方的玫瑰不比西方的玫瑰差什么香味，东方的人体在得到相当的栽培以后，也同样不能比西方的人体差什么美——除了天然的限制，比如骨骼的大小，皮肤的色彩。同时顶要紧的当然要你自己性灵里有审美的活动，你得有眼睛，要不然这宇宙不论它本身多美多神奇在你还是白来的。我在巴黎苦过这十年，就为前途有一个宏愿：我要张大了我这经过训练的“淫眼”到东方去发见这人体美——谁说我没有大文章做出来？至于你要借我的光开开眼，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我想想——可惜了！有个马达姆朗洒，原先在巴黎大学当物理讲师的，你看了准忘不了，现在可不在了，到伦敦去了；还有一个马达姆薛托漾，她是远在南边乡下开面包铺子的，她就够打倒你所有的丁稻来笃，所有的铁青，所有的箕奥其安内——尤其是给你这未入流看，长得太美了，她通体就看不出一根骨头的影子，全叫匀匀的肉给隐住的，圆的，润的，有一致节奏的，那妙是一百个哥蒂露也形容不全的，尤其是她那腰以下的结构，真是奇迹！你从意大利来该见过西龙尼维纳丝的残像，就那也只能仿佛，你不知道那活的气息的神奇，什么大艺术天才都没法移植到画布上或是石塑上去的（因此我常常自己心里辩论究竟是艺术高出自然还是自然高出艺术，我怕上帝僭先的机会毕竟比凡人多些）；不提别的，单就她站在那里你看，从小腹接桎上股那两条交会的弧线起直往下贯到脚着地处止，那肉的浪纹就比是——实在是无可比——你梦里听着的音乐：不可信的轻柔，不可信的匀净，不可信的韵味——说粗一点，那两股相并处的一条线直贯到底，不漏一屑的破绽，你想通过一根发丝或是吹度一丝风息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同时又决不是肥肉的粘着，那就呆了。真是梦！唉，就可惜多美一